



Yuejin di xianfeng

跃进的先锋

共青团江苏省委编

特 寫 集

跃 进 的 先 鋒

共青团江苏省委編

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沒有說完的故事

江 叶

句容县的营盘山下，不远千里而来的南通鋼鐵远征軍，在这里扎下营盘。鋼鐵战士們日日夜夜不疲倦地开采矿石，鉄錘丁当，炮声隆隆，靜靜的山崗沸騰起来。

七月二十一日下午，远征軍里有一排工人，在营盘山旁的磁山头塘口打炮眼。七月的天气非常悶热；山上的石头、泥块被太阳晒得象炭烧火烤的一样；在山上劳动的工人，衣服被汗水湿透，嘴里粘糊糊的，不一会就口干舌燥。

“同志們，开水来啦！”护士小刘提着一桶开水走上坡来，叫了几声，不见人应她，尖着嗓子又喊：“同志們，誰喝开水？”

突然从松树后面鑽出一个人來說：“你嚷什么！”

“老朱，水……”小刘順手倒了一杯水給他。

“別喊！‘建筑公司經理’在搞典型哪！”老朱接过开水，神秘地說。

“誰？誰搞典型？”小刘好奇地問。

老朱咕嚕、咕嚕把开水喝完，說：“蔡华在試驗炸藥。”

小刘听了更为好奇，噉着嘴巴說：“造房子和試驗炸藥是两回事，你怎么称蔡华是建筑公司經理呢？”

小刘最爱听新鮮事，她从小就有这么个怪脾气，若有件什么事讓她发生了兴趣，那你就別想跑了，她打破砂鍋問到底，非把

你肚子掏空不可。

老朱被逼得講了一段“經理”的故事。他說：“蔡華他原是江蘇軍區獨立一支隊的一個班長，六月里臨時抽出來支援煉鋼，參加了遠征軍。我們剛來這營盤山，山下一片荒涼，沒有房子，沒有帳篷……就睡在露天。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，江蘇軍區把他們自己的涼篷拆了，送來了三百根毛竹。但沒有人會蓋房子，有了毛竹也是白搭。工地上大家只看着竹子瞪眼。這時蔡華挺身而出，說試試看。嗨！這人真神！別人不能幹的事，一到他手里就變容易了。過了五、六天，房子真蓋成了。王副市長一看——喔，這還是老稱呼呢，他現在是我們南通鋼鐵遠征軍的黨委書記，他看了以後就說：‘老蔡真成了建築公司的經理啦。’話就從這裡傳開了。”

小劉聽到這裡才算鬆了一口氣，老朱站起來說：“這回總要放我走了吧！再不走，‘鐵匠師傅’又要發脾氣了。”

“誰？‘鐵匠師傅’是哪一個？”小劉忙問道。

“糟糕，又惹出事來了！‘鐵匠師傅’也是蔡華。我有事，你別問啦！”

忽然有人在山上大聲喊：“老朱，快來！”老朱聽到有人喊他，就飛也似的跑了。小劉也背着藥包緊緊跟了去。

按小劉的想法，礮山頭工地這時一定熱鬧得不得了，誰知道這裡卻靜得可怕，一排人連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只見生產隊長周玉懷站在一旁不住的擦汗，蔡華緊咬着嘴唇，瞪着眼睛，直朝山頭發楞。老朱悄悄地站在隊長身旁，只見隊長說：“炮點了十分鐘，還沒有响！”

炮点了不响，这就是大家焦急的原因，表面上看，这里的人異常安靜，而每个人心里却象潮水一样翻騰。营盘山和空青山工地的炮声，“轟隆、轟隆”的响个不停，每当这声音传来，就象石头落在人們心上，有的人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說起怪話来……

“媽的，这种鬼炸藥做爆竹都不配！”

“沒有試驗好的炸藥，不該拿来开山，鬧不好，要出人命乱子！”

老朱听了，有点来火了，大声說：“嚷嚷什么？誰心里不着急！”

远处又传来一陣爆炸声。

蔡华眉头松开来，笑着对大家說：“同志們，別着急。这是哑炮，爆炸了就沒事了！”

“可誰知道它哑到什么时候啊！走！我們还是干活去！”有个工人拿起鉄錘想走。

这时人羣騷动了起来。

蔡华搶先放开嗓子喊：“同志們，站住！哑炮沒除掉，不能去工作，太危險！”

“三十多个人老这么等着，成什么話！”又有人嘟哝着。

队长周玉怀勉強压住了內心的激动，說：“碰上这事急也不管用，还是开个諸葛亮会，大家出个主意吧！”

工地上馬上又七嘴八舌的議論起来，有人主张用长繩子把炸藥拉出来；有人主张灌盐开水，讓炸藥潮湿后，自动的消散掉。周玉怀則主张派三个工人丢到哑炮旁边重打一个炮眼，讓哑炮随着新炮一起爆炸。

不管怎么困难，总要先把哑炮排除掉，不除掉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爆炸起来，……这时别的山头、工地，炮声不绝，一声比一声响，仿佛有意向磁山头示威。

队长周玉怀经过反复考虑，决定还是派三个人去重打炮眼。这办法虽然也带危险性，但与别的办法比起来，还是比较稳妥的。队长的决定得到了不少人的赞成，老朱更是第一个响应。

“队长，再考虑一下！”蔡华郑重地说：“要是哑炮万一爆炸，三个人都会有伤亡的危险，这样不行！”

这时大家有些奇怪，蔡华一向不怕困难，什么事总是说干就干的，怎么这一回竟犹豫不决？哑炮不除，影响生产，这事人人知道，整个南通的高炉若供应不上矿石，七月分的生产任务就无法完成。这些简单的道理，蔡华应该清楚，难道蔡华竟忘记了一个共青团员在钢铁战线上应负的责任吗？……

不，不，这一切，蔡华都没有忘记，正因为这样，他才阻止别人去打炮眼。

“这样是危险，可没有更好的办法！”队长无可奈何地说。

“队长，把任务交给我吧！我除掉这个哑炮。”蔡华恳求道。

队长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不行，一个人更危险！”

“队长，你就让我去吧！我在部队里学过几天爆破，我能除掉这个哑炮！”蔡华怕队长不放，拿起盐开水说：“我先拿盐开水灌，要是不行，我就把雷管拔掉！”

“要是这样还不行呢？老蔡，怎么办？你不记得沈参谋就是因为试验炸药才变成残废的吗？”队长看了看蔡华，不安地说。

沈参谋试验炸药受伤致残的事，蔡华比谁都清楚，前几天有

事到南通，蔡华还特地到医院里去看了他。这回經队长提起，蔡华猛地一楞，沈参謀的影子忽然涌到眼前……蔡华眉头皱了皱，然后坚决地說：“难道我們就讓困难吓倒？队长，下命令吧，保証完成任务。”

保証完成任务！这是一句非常普通的話，可从蔡华口里講出来，那就意味着胜利。他参加远征軍以后，無論工地建設和开鉄鋪造工具，都曾說过这句话。战友們深深地相信他。可是，这回排除哑炮沒有那么簡單，需要的时候，要付出更大的代价，就象战争中的爆破手那样，有时要用鮮血换取胜利。

这时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不平靜，队长周玉怀更是翻騰得厉害，讓蔡华去？还是不去？怎么办？

蔡华把一切都准备停当，立在队长面前象一包点着火綫的炸藥，不能再等了。他大声地問：“怎么样？下命令吧！”

队长忽然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冲击了他，胜利在召喚他，他用手拍拍蔡华的肩膀說：“去吧，祝你成功！”轉身又向小刘暗示了一下，他原想說：小刘，把急救包准备好。可話到嘴边又縮回去了。蔡华完全懂得这些，也随着向小刘挤了挤眼，半开玩笑地說：“小刘，这下用到你啦！”說完头也不回，象箭一样的射了出去。

一到哑炮跟前，蔡华立即蹲下，他迅速地抽出了褲子上的腰带，側着身子，右手藏在背后，用左手捏着皮带头上的銅圈蘸着盐水往炮眼里滴，这一些动作象联珠炮似的，几乎沒經思索就做完了。他看着滴入炮眼里去的盐水，自己在想：“现在爆炸，最多不过炸掉我一只左手，我留着右手还可以写字、做活，为党工

作……”

蔡华湿润了炸藥上面的封土，把泥扒出来一看，导火綫还有三分之二沒有烧完，这时，他明白了，原来炮不响的原因，是导火綫断了。他看着炸藥，忽然灵机一动：对了，在旧的炸藥上面重新装上雷管，讓新炸藥和旧炸藥同时爆炸，这不就行了嗎？这样又省時間，又保險，好，不要犹豫，就这么干！于是他重新安上炸藥，用劲把泥塞紧，等一切弄妥，“嗤”的一声点燃了导火綫，接着，他就象大鷹一样展翅飞下山来，刚到坡下還沒站定，忽然听见背后“轟隆”一声炮响，接着四周一片呼声：“好啊！成功了！”蔡华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全排的同志在祝賀他呢！这时蔡华的头有些发昏，額上的汗直往下淌，老朱忙拿着自己手里的毛巾帮他擦汗，护士小刘高兴地給他递过一杯温开水，周队长更是激动，上前抱住蔡华連声說：“好同志，真勇敢！”話還沒完，突然又一声巨响，惊天动地，飞石騰空，好象从山上射出了一道黃色的噴泉。这一声巨响，要比所有山头的炮声更为洪亮，要比所有的炮声更为震动人心。礮山头上接連响起的两声礼炮，仿佛告訴人們：进軍吧，同志們！它也仿佛在向羣山宣告：这里一切都很正常。

人們激动的心更为激动，寂靜的礮山头顿时又沸騰起来……

人丛中，小刘走到老朱身边，悄悄地說：“老朱，有空你再給我講講‘铁匠師傅’的故事！”

老朱看了看蔡华，满怀感情地說：“我一定講給你听，关于他的故事可多哪……”

忘我的劳动者

曾 傳 炬

劳动大合唱中的最强音

宽阔而光洁的南京城柏油马路，象条不尽的长河，终日喧闹着。各种車輛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。载重卡車隆隆地吼着飞驰过去；大肚皮的公共汽車，从容不迫地开进車站，吐出一羣人，又吸进长长的一串；雪亮的小轎車輕盈地滑行；“哧哧哧”的摩托車疾如流星……

所有这些車輛都以它們不同的音响，汇合为城市的大合唱。它們担負着繁忙的貨运和客运，使城市的每根动脈都活跃起来，使我們的生活充滿生气。

参加这組雄壮合唱队伍的，还有无数的三輪車。

三輪車，給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增加了很多方便。它来往自如，穿大街入小巷，能渗透到城市的每根微血管里。別看三輪車的容量不大，它却每天要担負着全南京市运输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哩！

三輪車工人以他們平凡的劳动，創造出不少不平凡的事迹，其中最出色的，要算秦淮区的何永藻了。

这个二十五岁的年青人，看上去并不高大魁梧，但却显得精壮。他以馬路当作自己的战场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不管雨雪风霜，

他战斗着；他是这组劳动大合唱中的最强音！

关于他，有许多动人的故事。这些故事象画家用最美丽的色采，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形象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形象，看到我们伟大时代的特征。

还是一个一个的谈起吧！……

以客为友，亲如家人

那还是去年的事。

这天，夜已很深了。店铺都已打烊关上门。行人稀少，马路显得格外空旷、安静。三三两两的三轮车工人带着一天劳动的疲乏准备回家去休息。何永藻这天也蹬得够累，他飞快地踏着空车子朝回家的路上走去，来到一个路口，他看见几个三轮车工人和一个老大娘在说话。

“对不起，不拉啦！”一个三轮车工人说。另一个又接上去说：“时间不早啦，路又这么远！”

“同志啊！俺……初来南京，人生地不熟的……这……”老大娘操着山东口音，显得有点着慌。

三轮车工人说过后就踏着车子走了，老大娘独自站在路口发愣。

何永藻看在眼里，加快的蹬了几脚，来到老大娘跟前煞住了车，轻声地问：

“老太太，你要到哪里？”

“唉，没人肯拉哩！”

何永藻听了这话，好象自己做事没有尽到责任，受了别人批

許似的感到內疚，於是說：“老太太，我拉。”

老大娘說：“俺兒子在南京部隊上，母子倆有十幾年不見面啦！”

何永藻聽說是軍屬老太太，更殷勤了，忙說：“上車吧！我負責將你送到就是。”

把老大娘扶上車坐定了，何永藻又問：

“老太太，你兒子在什麼地方？”

老大娘從懷里掏出一個信封遞給何永藻：“請你看看，這上面寫得有。”

信封上只寫了上新河，但是下面卻沒有詳細地址。

何永藻尋思：到上新河十幾里，地址又不詳細，往哪兒找呀！恐怕摸到天亮都摸不到。叫老人家在車上熬一夜可夠受的，他這樣一想，就將車子向飲馬巷自己家裡踏去。

到了自己家門前，他才向老大娘說清楚為什麼當夜不能去上新河，然後又熱情地對她說：“這是我的家，你今夜就住這裡睡吧；明天一早我再送你去。”

按照何永藻的意思，原是要叫老大娘和他老婆合鋪睡的，老大娘說什麼也不答應；何永藻拗不過，就出外租了一床被子，讓她和自己的媽媽同睡。

第二天一早，何永藻還特地關照老婆起來弄飯弄菜。老大娘端着飯碗吃着吃着，不由老淚撲簌簌落下來。

“你一家人真好！”

“這沒什麼。你兒子為我們大家出力，我們才有今天這樣好日子過。你住在這兒，還不是和在自己家裡一樣！”

“唉！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呵！”老大娘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。

何永藻送老大娘到上新河，终于帮老大娘找到了十多年不曾见面的儿子。儿子听老大娘谈起昨夜和今早的事，也感激得眼圈红润了；连忙搶前一步，握住何永藻的手一个劲的摇着。

“同志，真感谢你！”

那军人一时无话可说，只把一双热烘烘的大手紧握着何永藻不放，要留他吃饭。

“不啦，我为老太太服务过了，还要去为别人服务呢！”何永藻一边说，一边推着车子准备走。

老太太从她儿子那里要来几张票子硬塞到何永藻的手上：

“这个，你收下吧，多亏你招待。”

“万万不能，老太太，我又不是开旅馆饭铺！”

何永藻拒绝了额外的报酬，只收下車錢，推着车子走了。

是的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比什么都珍贵，它不是用金钱所能买得到的！

奇怪的“乘客”

有一次，何永藻遇到一位奇怪的乘客。这是去年冬天的事。

快要过年了，街上行人熙熙攘攘，大一篮小一篮，都是办年货的。这时，何永藻闲着没事，就坐在車上一面望街景，一面等顾客。忽然他发现不远处的一家食品商店门口排了老长的队伍。

这时，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走过来喊車。何永藻忙站起来。

那商人說：

“我此刻不坐，我是今天半夜要車子到西善橋車站。”他和何永藻約定后就走了。

何永藻心里一动：为什么要半夜叫車子？为什么不在起点站上車，却跑到西善橋車站上車呢？奇怪！

他越想越狐疑。天漸漸地黑了，他也顧不得回家吃飯，就同另一個三輪車工人談好，一齐坐在那里等。

天黑透了。朔風料峭，陣陣吹來。何永藻不禁打了個寒噤，忙把衣服緊了緊。

一個鐘頭過去了，又一個鐘頭過去了，仍不見那商人來。何永藻等着等着，不由打起盹來。等到猛然惊醒，但見滿天冰霜，寂靜無聲……

“當，當，當，當”，不知誰家的鐘敲了四下！

又過了一會。才聽到前面有急促的脚步聲，一個黑影向這里移動。他覺精神一振，向那三輪車工人說：“快去！”

那個三輪車工人迎上去，何永藻聽見他們在說話：

“喂，三輪兒！”

“到哪里？”

“拖東西到西善橋車站。”

那個三輪車工人跟着商人去運東西了，何永藻踏着車子遠遠地尾跟在後面。走沒多远，他敲開一家公用電話的門，打電話報告了公安局。然後又尾跟在後面。

車到西善橋，就聽到喊聲：

“停住！”

車嘎的一声煞住了，何永藻連忙趕上去。

公安員同志立在橋上，對那商人說：“对不起，請讓我檢查一下。”

那商人的臉，頓時刷的一下變成死灰色。

包一打開，里面是好几百斤糖果和副食品！

“這是干什么？”公安員問商人。

“嘿，嘿，同志，我是做小買賣的。”

“我問你，這許多東西從哪里弄來的？”那商人沒有回答，公安員又問：“是不是套購來的？你知道，套購物資，製造市場緊張，是違法的嗎？”

何永藻這才明白，這幾天食品店門口為什麼排了那麼長隊伍。他忿然地指着那商人：

“你的心真是太黑了！只顧自己賺錢！”

公安員同志握着何永藻的手，說：“謝謝你的揭發和協助。”

那商人望望何永藻，把頭低下去了。

何永藻回到家時，天已快亮了，他很興奮，一點也不感覺疲倦，因為他知道：這一夜他沒有白等！

忘我無私，不計報酬

早在今年五月以前，何永藻就常常琢磨這樣一件事：

現在全國各條生產戰綫都在大躍進，都廢除了不合理的規章制度，我們踏三輪車的是不是也有些規章可以打破呢？

他忽然想到三輪車有這幾條規章：逢到下雨，車費加二成，下雪加三成和每車載重量不超過250斤。

他想：工人、农民为了大跃进，日也干，夜也干，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报酬。我们三轮车工人为什么要留住这条尾巴不割掉呢？再说，现在三轮车的业务，有百分之八十是拖高爐器材、炼鉄原料和建筑器材的，加成过大，就会使国家增加支出；雨雪天加成，也是增加了乘客的负担，影响了乘客与三轮车工人之间的关系。

我们过去拉车子为的是钱，可现在拖车子不是为钱，而是为人民服务呀。

在今年五一劳动节召开的南京市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，他提出了取消雨雪加成、改变货运规定的倡议，并且自己先主动执行起来。

一个下雨天，湯山机米厂有个同志找他拖机器，走到路上，何永藻对机米厂同志说：“同志，下雨天取消加成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机米厂同志听了也没有在意，随口答了一句：“那当然好囉！”

何永藻听了很高兴，觉得这样做是符合群众需要的。等到了目的地，机米厂同志付车钱时给了加成费，何永藻连忙拒绝说：“我刚才不是和你说过已经取消了嗎？”

“什么时候取消的？”

“五月一号。”

“是不是全南京市的三轮车都是这样的？”

“还没有，我，这是在试点哪！”

起先，何永藻只是一个人私下干。后来大家知道了，就不免有少数人风言风语的说：“下雨天让他一个人去拖！”

甚至有个别干部找他说：“老何啊，你这样会脱离群众的！”

听了这些话，何永藻不禁困惑起来，但想来想去，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。他去找党委书记，党委书记鼓励他说：“你这样做非常好，党完全支持你。但是光靠一个人干是不行的，应该把大家都发动起来！”

何永藻心里一亮，意志更坚定了，他向全区、全市三轮车工人提出了取消加成和改变客运规定的建议，获得了大家的热烈响应，现在，走遍全南京城，再也找不到一个要加成的了。他们算了一笔帐，全市的三轮车，如果将载重250斤加五成的规定减为二成，每天就能为国家节约1500元；每次多载110斤，每天就能多拖16万5000斤；如果下雨不加成，一天就能为乘客节约1000元左右。

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但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，是任何灵敏的数学家也计算不完的！

新型的“流动阅览室”

当南京市的钢铁战斗打得正酣的时候，何永藻看到钢铁基地上许多战士几天几夜不下战场，心里就想：他们不是看不到报纸吗？现在讲究个分秒必争，乘客坐在车上无事干，我何不订份报纸杂志给他们看看呢！当下何永藻就跑到邮局，自己订了“红旗”、“群众”，又订了一份党报。

第二天，何永藻把车子推出来，人们一眼就看到车坐位的帮子上贴了一张大红纸，上面写着：“亲爱的乘客们，请看当天的党报！”

“嘿，真有意思，老何的‘流动閱覽車’开放啦！”

何永藻笑着对几个同伴說：“沒有乘客，我們自己可以学习，提高認識；顧客上車，看看報紙杂志，免得閑着沒事干。”

正談論着，一个炼鉄工人模样的人坐上車子，何永藻接着把党报党刊递过去：

“同志，請看当天報紙！”

“这太好了！”乘客满脸高兴，“正好，我今天还没有看报呢！你們車上有报，真是好事情。”

这象一顆火种，沒多久就烧开了，大家爭相效法，现在全秦淮区的所有三輪車上都有了報紙。

何永藻也是推銷党刊的好手。

“羣众”創刊时，何永藻主动提出帮助邮局推銷。

他拿了杂志在車站上停下，将刊物摊在座位上，就向过路行人宣传杂志的内容。这方法很有效，一下子就卖去不少，最后只剩下一本了。

何永藻正准备往别处去卖，这时有两个干部走来喊車子，听口音，知道这两个人是从外地来的。

何永藻拿出那最后一本“羣众”向他們推銷。这两个干部犹豫了一下，說：“我們已經买过了。”

車子上路了。走着走着，两个外地人在車上不住的贊叹起来：

“南京真熱鬧啊！到处是一片跃进的景象！”

到了郊外，只見工厂林立，汽車来狂奔駛，扬起滾滾的尘土，外地人更看得入迷了：